

往事悠悠

1987年农历腊月里的一个周末，北风裹挟着细雪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，帆布包里“大前门”香烟的棱角硌着肋骨——那是买给办公室里三位老教师的“拜师礼”，因为我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刻蜡纸版油印试卷的手艺。乡镇统考在即，为了不耽误明天的训练，我选择在傍晚奔赴学校加班——第一次独立油印试卷。

校园静得出奇，我一边打开办公室的钨丝灯泡，一边掏出捂热的草稿，呵呵双手开始找需要用的物品。都找齐后，我在冰凉的钢板上铺平蜡纸，铁笔接触蜡纸的瞬间，仿佛触到了冬日的筋骨，咔嚓咔嚓……老教师叮嘱的要诀在耳畔回响：“刻横要稳，刻竖得沉，拐角处得带着巧劲。”可每当笔尖划过复杂的几何图形，蜡纸总在重压下绽开蛛网状裂痕。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贴上补丁纸，像修补一件脆弱的瓷器。

墙上挂钟的指针划过10点，刻版终于完成。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幕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油印机大木盒。瞬间，浓重的

油印试卷

□张怀全

油墨味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，我屏住呼吸，模仿老教师的手法：铺版、夹纸、滚墨。可胶辊推出去的刹那，蜡版下的八开大白纸上只洒开星星点点的墨迹，试题字迹如同被风吹散的残雪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每个步骤都是按老教师们教授的方法做的！”我反复调整油墨浓度，变换夹放纸张厚度，可还是不行，我的额头渗出了汗珠。当挂钟敲响12下时，满地已散落着二十几张失败的印张。

要不要叫醒住在附近村庄的李老师来帮忙？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压了下去。我盯着未完成的试卷，想起班上农村学生渴求知识的眼神，也想起老教师常说的“油印是门手上的功夫，急不得”的话语。“太晚了，反正回不了家了，再试一次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抽出蜡纸，铁笔与钢板碰撞的声音再次在寂静的冬夜里响起……

“小张，醒醒！”不知何时，恍惚间有人轻推我的肩膀。睁眼一看，是杨老师。

睡眠惺忪的我带着委屈道出昨夜的折腾，杨老师爽朗地笑起来：“傻小子！办公室冷得像冰窖，油墨都冻成硬块，你就是使出吃奶的劲，它也渗不出刻痕啊！”说着，杨老师麻利地捅开煤炉。火苗蹿起的瞬间，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指尖早已失去知觉。

“别丧气！”杨老师一边将油印机挪近炉火，一边指点：“等油墨化开，咱们再试。”晨光初现时，我俩合力推出最后一张试卷，油墨的温热透过掌心，驱散了整夜的寒气。

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起时，我抱着带着余温的试卷走进教室。看着学生们埋头在试卷上沙沙作答，饥肠辘辘的我总算安下心来。

一个月后的统考，村小的成绩竟压过镇上的中心校，如“春色满园关不住”般惊艳了全镇。年底捧着“镇级优秀工作者”奖状调往中心校时，我摸着烫金的字想：教育这回事，从来是“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”。

人间烟火

同事张老师的房子要拆迁，他舍不得院子里的花，尤其是那些绣球和芍药。还好，我喜欢花，就麻烦张老师把花带到单位，我把它带回家，负责照料与呵护。

移栽花是一件极需耐心的事。从土里往外刨的时候，害怕伤了根，得小心翼翼；转移的时候，又怕伤到叶子，更要小心加小心。我把芍药栽在一个大花盆里，第二年它就开始开花，并且越开越多，从未间断，娇艳欲滴的样子甚是讨喜。栽在卧室窗外花池里的绣球就不同了——移栽的第二年，大概是叶子和根都受了委屈，虽然它也长得枝繁叶茂，却没有开花。后来听有经验的人说，第一年从根部长出的新枝条是不开花的，头一年枝条上发出的芽才能开花。

于是，第三年的开春，每天起床后，我都要去看看绣球的花枝发新芽了没有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那枝条上长出

绣球花开

□丁秀荣

了新芽，便好像看到了盛开的绣球花一般高兴，浇水、施肥，侍弄得更上心了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过了几天，枝条上长出的新芽竟然枯萎了！

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问了几个朋友才明白，是空调外机的原因——春天刚刚发出的新芽，经不起空调外机长时间吹。

这年年底，我准备回老家过年时，推开门望向花池，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：丈夫把花池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杂草没了，绣球的枝条用铁锹铲了，甚至还把铲不断的枝条用火烧了！

我跑去跟丈夫理论：“搞卫生就搞卫生，为什么烧我的花？”丈夫理直气壮地反驳：“光长叶子不开花，留着有什么用？”

呜呼！简直无语。现在不开花，不代表永远不开花啊！我俯下身子，心疼地摸摸烧焦的根，还好，地下的根没被烧



到，春风会唤醒它的。

果然，开春的时候，绣球又长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枝条，叶子清新可人，像一颗颗小星星朝你眨眼睛。我的心中又燃起希望的小火苗。

时间到了五月中旬，绣球的叶子郁郁葱葱，朝气蓬勃，几乎长满整个花池，大概已忘记曾经受过的烟熏火燎。

六月中下旬，那株绣球，有一个枝条竟然长出花骨朵了。很快，它开花了！刚开始是白色的，后来变成淡粉色，再后来变成浅蓝色，到七月底，又变成了淡绿色。我这才明白，绣球原来是一种变色花。花瓣很多，近前仔细闻，还有淡淡的香气。

看着盛开的绣球花，丈夫也喜上眉梢，不住地赞叹花儿的生命力顽强。

阳光正好，坐在绣球花前，看看花，看看叶子，相得益彰，极美！

朝花夕拾

某日清晨，在阴阴的天色里路过小区北侧的峰山河。河畔密丛丛的碧绿芦苇倒映在河水里，让河水仿佛变成一块巨大的玉石。水是静的，散发着海水的腥咸气息——河水通海，水面也随着潮水涨落。此刻的水面是静止的绿，有几只白鹭在涉水捕鱼，为这里平添了一点生趣。郭沫若说：“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。”在我看来，白鹭却像一点有灵性的笔墨，落到哪里，哪里便成了诗。如今，白鹭落在这碧玉般的水里，这条河也变成一首流淌的诗歌。

“水远烟微。一点沧洲白鹭飞。”水带来的诗意，从古至今，如流水滔滔，不曾断绝。水在诗歌中的形态多种多样，有白水、烟水、寒水、渌水，最常见的还是碧水，言水之颜色如碧玉。约定俗成的词典里，也有“青山绿水”一词。“绿水”之“绿”，大都来自于岸边青绿的山峰和草木。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《桂林山水》，写水之

水镜长天

□赵婷婷

绿——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。水是什么颜色，取决于它映照了什么。桂林山水相连，翠峰如黛，映在水中，既清且静且绿，可不就像光滑净透的翡翠。同样，大海之所以是蓝色，是因为水域广大，边岸遥远，映照的只有碧蓝的天光，所以才呈现出蓝色。即便是蓝色，也随着天的阴晴，变换出深浅明暗的各种状态。

水的镜鉴功能，也让它自身拥有了无穷的变化。可以残阳瑟瑟，可以云影悠悠；可以峰峦如卧，可以草木清澄；可以霞映澄塘，可以月射寒江；可以“寒塘渡鹤影”，可以“叠嶂照秋影”……一幅水面，千样风景，水色天光，亘古长青。

水不仅映照风景，也映照人面，女娲因此而造人。与天地山水相比，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啊！寿命既短，能力和见识又有局限，初造之时，不过是自然世界的点缀。因其不断繁衍兴盛、发展进化，才有了今天的人类世界。虽然人对世界

进行了极大的改造，却仍有很多人迹未及的所在。

水无穷而人有穷，在不息的流水前，人只能发出“逝者如斯夫”的感叹。《赤壁赋》以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”来感叹人之渺小与短暂。短暂与永恒是相对的，水流而不逝，月缺而又圆，虽有变化，却永恒存在。人虽不能死而复生，却代代绵延，也算实现了“无穷”。

今月曾经照古人，而如今的江河湖溪之水，亦曾为古人濯足濯缨。水以一脉，传承古今。在黄河边，我们依然可以感叹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”；在洞庭湖畔，我们可以吟诵“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”。文逐流水，代代相传，无穷尽也。一脉流水，载着青山密林，载着晴空流云，载着千古文气，载着人与人更替的烽火硝烟，汨汨滔滔，长流不衰。水里藏着生命的密码，系着我们的根。

琅琅放歌

师者

□马志丁

书包里塞着梦想
还有你给的启航纸船
唐岛湾的浪，轻吻着堤岸
也托起那纸船

那是大珠山的杜鹃
点燃了春天
你握住颤抖的怯懦
用那句“再试试”在掌心烙下温暖
萌芽破土，顶破晨光的轻寒

那是金沙灘的沙粒
裹着夏日的浪漫
铺成走向远方的梦幻
你写下的红墨，却比阳光亮眼
更如启明的灯盏

那是西海岸的霓虹
编织着秋天傍晚的阑珊
你的窗却成了最诗意的光点
拨开迷惘的雾霾
把“向前”缝进航行的帆

那是珊瑚贝桥上的星光
伴着冬夜的雪片
飘在千山万水
凝结了你沉默的守望
和殷殷嘱托

那是——花开无畏 人生静渡
以及你给予的勇与甜

九月颂歌

□于明莲

我爱这宽敞的教室
我爱洋溢着葡萄光泽的眼睛
我爱课本里那些滚烫的词语
如同校园里鲁莽的少年

年复一年
我把教案翻得越来越烂
想要从字字句句里走向更深处
以水为镜，可以照见
比水更干净的我们的灵魂

每一粒葡萄
都是审视世界的眼睛
在热烈的九月的校园
调皮的喇叭花任性地开放
这是世界该有的样子
所有的事物都有着安详之美

致九月

□徐娟

在九月到来之前
我写下无数个剧本
每一个，都画有秋天的云朵
清风，明月，星辰与大海
是虚拟的道具
我们迎着朝阳擂响战鼓
你在风中奔跑
向着星辰与大海
我，站在杏树下月光里
蒙太奇是我们惯用的伎俩
精心演绎的画面，一帧帧挑选
连缀生命之河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